



精英的兴衰

(意) 帕累托 著

◎ 宫维明 译 ◎

人类历史就是少数精英
轮回更替的长篇史诗

市小讲

XIANG JIANG

享读国际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精英的兴衰

(意) 帕累托 著

◎ 宫维明 译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精英的兴衰 / (意) 帕累托 (Pareto, V.) 著; 宫维明译.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9. 5

(大师小讲)

ISBN 978-7-200-07773-5

I. 精… II. ①帕…②宫… III. 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IV. B0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3861 号

• 大师小讲 •

精英的兴衰

JINGYING DE XINGSHUAI

(意) 帕累托 著

宫维明 译

*

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 [www . bph . com . cn](http://www.bph.com.cn)

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总 发 行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 京 京 晟 纪 元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

850×1168 32 开本 4.5 印张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0-07773-5/B · 150

定价: 10.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63973790 010-58572393

怀念 “小书”

今天大家读书时间越来越少，书怎么反而越出越厚？以往老一代学者写的“小而可贵”的书，今天为什么再也见不到了？

这个题目，也可转换成“图书该如何减肥”。现在的图书，越印越漂亮，完全“与国际接轨”了。可每当有国外或港台学者慨叹中国出版业进步神速，书出得比他们的还精美、还好看时，我都心里有点打鼓。

不否认最近十年，中国图书在书籍装帧方面有长足的进步，我担心的是，这种华丽背后，有着对

高码洋的刻意追求。各出版社都在努力做大，拼的是码洋而非利润。整个是粗放式经营，跟我们的工业一样，拼原材料，看 GDP，这样做隐患无穷。图书品种增加了，总印数却反而减少了。在我看来，若总阅读量不能提高——即全国人民的有效读书时间不变，那么，减少 2/3 的图书品种，一点都没有问题。当然，这只是比喻，不是鼓励新闻出版署管制书号。因为，那样卡下来的，说不定正是民众最需要的读物。你怎么能保证不是劣币驱逐良币呢？所以，减少出书品种，这话我不能说。

我能说的，是跟这密切相关的另一种“减肥”。在我看来，图书的过分臃肿，已成为中国出版业一大通病。现在如果评奖，评委一般倾向于“厚重”的——既然你我都没时间细读，那就只能看“分量”了。十万字的，肯定不如百万字的，人家书写那么厚，肯定下了大工夫。以致养成这么一种风气，似乎没有四五十万字，作为学术著作，根本拿不出手。

记得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 年出版，也就五万字左右，钱钟书对周书有所批评，但还是承认：“这是一本小而可贵的书，正如一切好书一样，它不仅给读者以有系统的事实，而且能引

起读者许多反想。”称周书“有系统”，有点勉强；但要说引起“许多反想”，那是真的——时至今日，此书还在被人阅读、批评、引证。现在的皇皇巨著，却很少有人愿意阅读，这不能都怨读者懒，也有作者的缘故，谁让你把书写得那么没趣——我没要求学者都到电视上“学术说书”，只是希望著述时稍微讲究一下剪裁，抵抗那种以“体积”取胜的风气。

记得1980年代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刚出版，被人挑了好多常识性错误，据说冯友兰先生说了一句：这是一部大书。我当时听了，如醍醐灌顶，除了理解冯先生的主张，读书识大体，不过分纠缠于细节外，更重要的是，明白原来书不以“厚薄”定“大小”，一本十几万字的书籍，也能被称为“大书”。

现在这种“小而可贵”的书籍，到哪里去找？记得前些年三联书店出版“三联精选”、北京出版社刊行“大家小书”，还有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袖珍经典”，销售情况据说都很好。可你仔细看，那都是过去老一代学者写的。我们这一代，似乎不习惯写这样的“小书”。

1994年春，我作为日本学术振兴会的访问学

人，住在东京大学，经常逛神保町的书店街，有感而发，后来在系列随笔《东京读书记》中，特别提到书店里铺天盖地的“教养新书”。在日本，“新书本”指区别于“单行本”的42开平装书，其主旨是追求“专门知识的通俗化”，也就是“岩波新书”发刊时所标榜的“现代人的现代教养”。选题适时，切合读者需求，撰写者训练有素，以大手笔写小文章，再加出版社推波助澜，这才有了日本出版界各种“新书”的繁荣。上个月，我到东京开会，再次光顾新宿的纪伊国屋书店，依旧是那么多新刊的“新书”，让人应接不暇。我把这种出版策略总结为：快节奏、大容量、粗加工、浅阅读。比起价格昂贵的“礼品书”（最离谱的是黄金书）来，日本人价格低廉、讲求专题与时效的“杂志书”，我以为更符合现代都市人的阅读趣味。

好些年前，我就曾在不同场合鼓吹，建议出版界认真经营此类小而有趣的“新书”。开始还有人跃跃欲试，后来全都落了空。为什么做不下去？第一，政府的书号控制，使得各出版社有所顾忌。有的出版社甚至明文规定，每个书号必须赚多少钱。第二，书价低则利润小，必须是品种多印数大，才有利可图。第三，我们已经习惯一锤子买卖，不擅

长细水长流。每年都印，每回印数不多，那必须有长远规划；而我们的出版社不是私有财产，谁也不知道，明年到底谁当家。第四，学者也不适应，没学会对着公众讲述专门的学问。第五，博览广收，时刻准备追求各种新知，以“阅读”而不是“收藏”为购书目标，甚至不惜看过就丢——这样的读者群，还没真正形成。

陈平原

译者序

学者大都希望著作等身，影响世人，可惜少有幸运儿能在撒手人寰前就获得巨大声誉，不少人往往在去世后才声名鹊起。大画家凡·高，生前贫困潦倒，他可曾料到，现在他的作品已成为稀世珍宝；大哲学家尼采，在世时被人视为不可理喻的疯子，他又可曾想到，希特勒会对他的学说顶礼膜拜，将他奉为神明。本书作者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 1848—1923）也遭受到同样的境遇。他是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经典精英理论的创始人，人称“塞利尼的孤独思想家”。帕累托的著作起初并未引起多少人关注，在他死后却被墨索里尼歪曲利用，并被钦定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经典，这给帕累托的大器晚成抹上了悲剧性



的色彩。

先谈帕累托的精英理论。通过阅读本书，读者可以准确把握在社会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精英理论，并认识到它不仅自成体系，而且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帕累托认为：“精英这个词汇……意味着最强大、最有活力、最有能力的人，而这些人的善恶品行则不在考虑之列。”由于人们在身体、智力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别，而精英在各个方面的测试中都可以获得最高指数，所以一切社会中都会存在不同等级的集团，最为杰出的集团就是精英阶层。帕累托进而认为：“鉴于一条重要的生理学定律，精英们会发生变化。因此，人类历史就是一部精英持续更替的历史：衰落的精英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新兴精英开始崭露头角。”也就是说，精英阶层的构成及其地位并非亘古不变，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任何个人和集团都可能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发生升迁或沦落，而社会平衡状态正是在这种变动中得以维持。为此，帕累托提出精英兴衰理论来解释这种社会现象。在他看来，人类历史就是少数精英轮回更替的长篇史诗，在这种转化过程中，执政的旧精英由于综合实力的衰退，逐步被新精英所取代，即下层阶级中的优秀分子聚集在一起，通过暴力或其他方式，取代上层

阶级或其中的某些低劣分子。

再说帕累托其人。他知识渊博，兴趣广泛，性格外向，特立独行；他争强好胜，习惯在辩论中猛烈抨击对手，这些使他只能得到少数人的赞同，却很难有机会受到普遍欢迎。当然，文如其人，帕累托在论述过程中时而旁征博引，时而诙谐幽默，他说：“素食主义者也是一种相当滑稽可笑的群体。他们计算出土壤能够产出比肉类更多的谷物和大米，因此他们想要戒除肉食，以便获得更丰富的食物。”时而深入浅出，将复杂的理论娓娓道来。相信读者会在本书的阅读过程中大开眼界，享受一次精神上的洗礼。

该书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汉斯·热特博格先生的英译本，在此表示感谢。此外，书后附有帕累托的文本注释，对于理解原文有很大帮助，可供读者阅读时做参考资料。当然，由于译者水平有限，错漏之处自然在所难免，还望读者能不吝赐教！

宫维明

2009年3月

目 录

译者序	1
第一章 几条社会学定律	1
第二章 处于上升期的宗教危机	21
第三章 旧精英的衰落	48
第四章 新精英的崛起	69
第五章 主观现象	90
跋	103

第一章

几条社会学定律

本章试图客观地用事实来验证某些社会学理论。

某些学者在以社会学或政治经济学为研究命题时，脑海中会有一些固有的想加以维护的现实秩序。我并不想在此谴责这一做法，而仅仅告知读者，我不会这么做；我之所以要作这样的声明，是因为如果一名作者在写作时抱有成见，那么作品的原意就会被读者错误地扩大。比如，如果他描述秩序 A 的缺陷，那么读者就会想当然地认为他在谴责整个秩序 A，更进一步，他还常常会被认定赞成与

秩序 A 相对立的秩序 B。

例如，如果作者指出普选制的不足，那么他就自然被理解为赞成有限选举制；如果他谴责民主制的罪恶，那么就会被认为拥护贵族制；如果他歌颂君主制的某些方面，就会被确认为反对共和制，反之亦然。总之，每一句有特定对象的论断都被扩大为具有普遍的意义。读者所作的这种普遍性推断也不能说全错，因为这有时倒也迎合了作者的本意，因为作者故意有所保留，以便被读者们解读出更多的内容。这种手法在文学中适用，但在科学中却不值得提倡。因此，我认为强调以下内容很重要，即本文中的每一个论断都有其特定含义，读者们不要从普遍的意义上去理解。

我还要解释一下，我为何选择当前事实而不是仅限于历史事件。当然，后者具有很大价值——人们能够以冷静的态度去研究史实，而较少受到感情因素和偏见的影响。但是史实的显著缺陷在于无法被人们充分了解。且上述优点往往带有虚幻性，因为人们习惯于戴着有色眼镜解读历史。例如，一名狂热迷恋德意志帝国的德国历史学家会无法忍受任何对恺撒或奥古斯都的批判，再比如，民主人士会和亚里斯托芬尼产生分歧。

言归正传，首先我们陈述一些来源于事实的社会学定律，我们还将用这些事实验证这些定律。在这里，我们遵从了克劳德·贝尔纳德（1813—1878，法国医学家、生理学家——中译者注）推崇的方法，即从事实到概念，再由概念返回事实。读者在本章中只能看到我正在撰写的社会学专著中的第二部分，篇幅更长的第一部分在这儿被省略了，但愿我能完成并发表这部专著。就目前而言，我们先接受这些还算说得通的假设性定律，再检验能否借助它们来成功地解释事实。

首先，我们要指出大部分的人类行为源于感性冲动，而不是逻辑推理。这一点可以用来解释那些由非经济性因素推动的行为，而对于经济性行为，尤其是那些和工商业相关的行为，它就不能成立了。尽管人们的某些行为并非受到逻辑性因素的推动，但他们还是喜欢将这些行为和逻辑原则联系在一起；因此，为了证明这些行为的合理性，他们在事后臆造出一些原则。比如，行为A实际上是原因B的结果，却被它的执行者说成是臆想出来的原因C的结果。这种人自欺欺人，并坚信自己的这一套说辞。

可见，每一种社会学现象都有两种不同的甚至

完全相反的形式：一种是客观形式，它决定实体之间的关系；另一种是主观形式，它决定心理状态之间的关系。我们来设想一种曲面镜，它所反映出来的物体形象都是扭曲的，现实中笔直的物体从它里面看起来是弯的，小物体看起来是大的，反之亦然。与此类似，人类意识通过历史的或当代的证据，把客观现象反映为主观知识，而这种知识有可能是对客观事实的歪曲反映。因此，如果我们想了解客观现象，就不能满足于我们的意识所反映的主观印象，而要从这些主观印象中推导出符合客观现象的结论。这其实也是历史批判主义的任务，它要超越对历史资料层面的考察，进入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批判。

在希波战争中，雅典人由于担心波斯人入侵，便派遣使者去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询问神谕。神谕包括了不少内容，尤其是表明宙斯将赋予雅典娜一堵牢不可摧的木墙。雅典海军借此修缮战船，并取得萨拉米斯大捷。这就是当时大部分人认可的现象，也是希罗多德的史书记载下来的。但客观现象显然完全不同。在当今这个时代，没有人再相信阿波罗、雅典娜以及宙斯。因此，我们必须找出其他的，更为真实的原因来解释萨拉米斯大捷。经过考

察，我们发现其实是铁米斯托克里斯（约前 529 或前 528—前 462 或前 460，古希腊民主派政治家、雅典执政官——中译者注）说服雅典人花钱制造战船，从而取得了这场胜利。但值得注意的是，希罗多德在记载这一历史事件时，并没有暗示这个真正的原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战船只是碰巧被准备好了，所以人们自然对神谕顶礼膜拜。在希罗多德看来，雅典人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理解阿波罗神谕的真正含义，这关系到究竟听从哪一种解释比较好；有些人认为神谕中的木墙就是雅典的石墙，而另外一些人则坚持认为木墙暗指战船。希罗多德则认为，铁米斯托克里斯仅仅是参与了这场争论而已。在这个例子中，客观现象和主观现象之间的差别更加清晰地凸显出来。

仅仅研究这两种现象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不够的。第三个问题出现了：客观现象如何作用于主观现象进而改变后者，或者主观现象如何作用于客观现象。达尔文主义给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但不幸的是，这个答案仅仅是部分正确的。按照这一学说，两种现象相互作用的关系是通过逐渐淘汰不适应这种关系的个体而形成的。

而我们的例子并不涉及淘汰问题，而且我们也